



品读经典
支英琦专栏



支英琦,生于乡村,长在城市,长期从事报纸新闻工作。曾出版专著《岩石与火焰》、《简单的生活》、《画与话》、《清塘荷韵》等。现供职于大众报业集团。

灞桥风雪摇柳枝

多么冷寂的季节,寒山、枯树、风雪——隔着几百年的时空,似乎仍有罡风从画面上呼啸而来。

这是有名的灞桥,是诞生了“灞桥折柳”典故的灞桥。在遥远的唐朝,横跨灞水的这座小桥是长安通往洛阳的必经之路,人们常常来这里送别亲友。岸边杨柳依依,折一根柳枝,在风中挥别,自然多了一份诗情画意。而在画家吴伟的眼里,折柳送客的春天远去了,扑面而来的是无遮无掩的“灞桥风雪”。虽然寒气袭人,但画面上却仍然传递着依依不舍的惜别之情——尽管杂糅着无言的凄楚与寒凉。

让我们走近吴伟的灞桥。看啊,一位士人,正骑驴缓缓经过板桥,两个侍者挑担负重紧紧跟随。天寒地冻的时节,天地一派寒凝,路途充满艰难,而四处的场景,又是如此孤寂凄迷。披着霜雪的大山森严地耸立着,如同冰冷刚硬的雕刻。在山顶的岩峰里,簇簇杂树瑟瑟在冰

凌的覆盖中,挺立的枯枝上残留着往日的生机。

温暖的村镇已渐渐远去,同样远去的还有背景中的远山,那些山起伏环抱,好像家乡不忍松开的怀抱。可是人啊,总有许多时候,需要离乡背井,去遥远的陌生的地方,做一些必须要做的事情,即使面对着雨雪风霜。

还好,有一脉溪水,融化薄冰,潺湲相随,给寂寞的行旅添了些许的生气……

这是谁的灞桥?没有飘摇的柳枝,没有好听的歌谣,只有老树伸着落光了叶子的手臂。其实,时令的变化原本不必在意,即使胸中丘壑垒立成积雪的嶙峋,呼啸的罡风依然传递着心中的飘逸。

吴伟,字士英,又字次翁,号小仙,湖北武昌人。他是明初继戴进之后“浙派”的另一员大将,是“江夏派”的创导者。吴伟幼时孤贫,曾流落南京,后被官宦之家收养,潜心绘事,画名渐起。成化、弘治朝应召供奉宫廷,赐予“画状元”印,由此名声大振。

偏偏吴伟率性狂放,不事权贵,更不堪官廷束缚园囿,请辞归乡,甘愿浪迹江湖,过起闲云野鹤的散漫日子。偏偏,这种日子难得长久,正德时期,他二次被召入官,并在京获赐两街府第,但仅仅两年,他又称病返乡,放浪在秦淮河上,以粗狂笔法,绘心中豪气。他的盛名,成就了也毁灭了他,正德三年,他三度被召,想象回到官廷里的束缚,吴伟怎能不心躁神伤?一醉方休后,他客死在路上。

性格决定画风,吴伟一生狂放不羁,展现在他的绘画中,就是与众不同的奔放粗犷。在《灞桥风雪图》中,画家用侧锋卧笔,线条粗简,水墨淋漓,一次皴染,气势浑然而。近处的一簇老树,以焦墨写出枝桠纵横,不着一叶,傲然风霜。高耸的山顶,以粗笔皴擦出坚劲的岩石,点点宿墨,点缀为山石间杂生的野榛杂树,在冷寂中蕴含生机。

粗简放逸,随性率意,充满动感和力度,即使有一些“叫嚣之气”又如何?



小浮生
安宁专栏



安宁,生于泰山脚下,80后作家,出版长篇小说与作品集18部,代表作《蓝颜,红颜》、《聊斋五十狐》、《见喜》等。现为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影视戏剧系副教授。

群居生活

在QQ里,常常被人加群,有时我会拒绝,有时我会忽略。但大多数时候,我同意被加,却将群设置成不接收任何消息,或者,接收但不提示。这样,那群便像喧嚣嘈杂的世界,自动地被关在了门外,不管群里如何热闹喧哗,终究,打扰不到我的生活。

可是,没有人能真正地离群索居。尤其,那个群,是一个同城的群,许多你相识的常常会见到的熟人,在里面借飞扬的图片、马屁、是非,来搅动着城市这一口大缸,烟尘滚滚中,你俨然像在城市的马路上行走,四处是人,熟悉的人,一边向你打着招呼,一边转身,冷飕飕飞你一个暗箭,让全城的人都看着你绽裂开的一块破肉,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人总是喜欢热闹多过孤独。热闹而又人人戴了面具的群里,更能让一些人得到虚荣心的满足。有获了某项小奖的人士,会将奖品拍下来,放进群里,而后像一个等着人来夸赞表扬的孩子一样,热烈又不

安地看各色人等的反应。大多数人都会给予恭维,但是像某个官员不记得谁送礼却独独刻骨铭心地记着那个没有送礼的人一样,获奖之人,也会自动忽略掉那些气味各异的马屁,将明明在线却没有表态的人拣出来,反复琢磨其保持沉默的原因。但是他不知道,当面将他夸上天去的那个人,一转身,就打开另外一个窗口,跟群里的某个同党私下里聊起这人得意扬扬的丑态,并将其在城市里发生的另外一些糗事也给抖搂出来。这样的時候,群便成为一个有意思的舞台,有人在舞台上翩翩起舞,有人乐于给跳舞的人充当绿叶,有人从台上蹿到台下,看着狂舞的这一群,一歪头,跟旁边同样坐着的另外一位,交换一个鄙夷的微笑。

记得在一个城市里暂时地居住,常常跟一群人碰面、吃饭,或者参加活动,有时还会一起居住在宾馆里,在走廊里听彼此跟某人的电话私语。有一个女人,在风韵全无后,最大的爱好与能力,便是将

那些美好的东西摔碎了给人看。参加聚会,但凡漂亮的、有文采的,被人仰慕的、前途不可限量的,她都会用她特有的大嗓门,将所有人的视线全部聚焦到她发了福也生了皱的脸上,而后尖叫着用华丽的词语说出她发自肺腑般的赞叹与惊喜,好像,她是那个发现了新大陆的哥伦布,或者发掘出了一匹千里马的伯乐。那被夸赞的人,心里美滋滋的,脸上也喜气洋洋,不由得跟她走近了,表示感谢,并将她视为真正的知己。

只是,谁知道呢,这个城市“会客厅”里的太太,回到自己的房间,便跑到群里,找了几个自以为信得过的“群友”,将刚刚夸过的话,像平底锅里的煎鸡蛋一样,翻了个儿,露出下面焦糊的一片。她的贬低丝毫不亚于她的吹捧,那被夸者脸上稍微露出的意气风发成了让其更值得嘲笑的把柄。她会说,瞧那人得意的样子,以为自己真的是世界第一似的,也不想,就那点荣誉,还上蹿下跳成那样,让全城人都笑掉了

大牙!她还会说,我是在说反话讽刺那人呢,世界上还真有人听不出来啊?她在私自打开的群的窗口里挤眉弄眼、百般调笑,好像刚刚过去的聚会远没有这里更为精彩。

世界上最快的传播媒介,不是微博,也不是光速,而是女人们的嘴。那个客厅太太丝毫不知道,她那些小窗口里私聊的“群友”,一扭头,就将她说过的话原封不动地复制给了另外的人,而另外的人,又七折八转,兜兜转转,终于将这些利箭,一根一根,全部扎在了那个被狠狠夸过又被狠狠鄙夷过的倒霉蛋胸口上,并让喇叭吹得最为响亮,最终成了最遭人厌弃并几乎想让群主将她踢出客厅去的女人。

这样的风波,来了又去,去了又来,而那些总是将群搅得尘土飞扬的人,大浪淘沙,终于也没有被淘汰掉。因为,在这个孤独的社会,我们如此厌弃中伤着我们的群,又如此希望自己不被任何一个群遗忘,或者抛弃。

殊不知真老虎不怒自威,那些动不动就显摆的人,大都是纸老虎。

心理红楼
吴克成专栏



吴克成,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专栏作家,在十几家报刊开有音乐、绘画、摄影、心理专栏若干。著有《迷声——西方流行音乐50家》。

纸老虎

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真是让我开了眼,尤其是“女王跳伞”和“憨豆脚底使绊子”那两段,让我见识了英国人的从容与大气,这才是真正的平常心,再盛大的赛事也只是当派对,一场狂欢而已,别太拿它当根葱。“性手枪”乐队出场表演也让我凛然一惊,因为他们当年唱过的那首《天佑我王》里每每辱骂过女王,歌词要多难听有多难听:“法西斯(指女王)专政,把我变成傻瓜,她(指女王)不是一个东西……”现如今,眼睁睁看着骂人者和被骂的人同台“献艺”,感动得我无语凝噎。

老虎看起来是凶险之物,但那凶险是蛰伏着的,你不去摸它的屁股,它一般不会一个箭步冲上来。我见识过太多比老虎厉害的人,别说你没摸他的屁股,摸别人的屁股他也受不了,比如你骂你家的“小母鸡”不守妇道,天天出

去勾三搭四,一般人听了会以为你是在处理本国内政,与其他人没有什么关系,他却不行,他一定会把人家嘴里的鸡等量代换成自己,斩钉截铁地以为人家是在指桑骂槐,那句“勾三搭四”实质上是暗指他,“别以为我是笨蛋听不出来”,这下有好戏了,你竟敢骂我,看我不扑上去,拧断你的脖子。

《红楼梦》里的赵姨娘就有这种倾向,第五十五回“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里,赵姨娘的女儿探春在大观园里代管大小事务,虽然印在手,她处处明镜高悬,舅舅死了也只是按照旧规矩,没有多赏。赵姨娘却怀疑女儿伙同别人来践踏她,骂女儿“尖酸刻薄……没有长羽毛就忘了根本,只捡高枝飞去了”。第六十四回“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来茯苓霜”里,赵姨娘的儿子贾环

向芳官要蔷薇硝,芳官本要给他,见自己奁中没有,又怕他不信,只好以茉莉粉代替。赵姨娘却以为芳官有意欺负他们,“将粉照着芳官的脸撒去,指着芳官骂……上来打了两个耳刮子”。

她总是觉得人为刀俎她为鱼肉,人人都张着大口,随时准备吃了她,即使你剃了和尚头,她也能抓到你的小辫子,所以她一生都在战斗:跟主子战,跟奴才战,跟儿女战,死前还在跟臆想中的鬼魂战——她的一生真的是战斗的一生。这样的人最难缠,身上真的沾了泥巴,可以跳进黄河清洗,罪名莫须有,如何洗脱?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赵姨娘的人格有点偏执。偏执型人格有这样一些特点:敏感多疑,固执死板,心胸狭窄,爱嫉妒,别人比自己好就不安。自以为是,自视过高,以为别人都应该跟在他屁股后当臣民。骨

子里又自卑。不会轻易相信别人,甚至会怀疑别人的动机都于己不利。不会客观地分析形势,容易从个人感情出发,以为与自己无关的事件都是冲着他们来的,且与自己关系重大。

早年缺乏爱和成长过程中遭受太多的挫折最容易形成偏执型人格。因此父母在孩子小时候一定要给孩子足够的爱,尤其是精神上的抚慰,比如经常亲孩子,抚摸他。被抚摸着长大的孩子才自信,不会疑神疑鬼,因为他想要的都已经拥有了,所以他长大后心态就平和,心里就不会有过多的羡慕嫉妒恨。反之他长大后就会像赵姨娘那样变得偏执,任何时候都怀疑别人对自己不怀好意,时刻想着去战斗去征服去把事情摆平,殊不知真老虎不怒自威,那些动不动就显摆的人,大都是纸老虎。